

XUNCHANG
XIANGMO
ZHENJIANG
GUJIE XIANGMING
ZHANGGU

寻常巷陌

镇江古街巷名掌故



镇江市城乡建设档案馆 编

章晓斌 主编 万迟 副主编

李赞扬 撰



XUNCHANG
XIANGMO
ZHENJIANG
GUJIEXIANGMING
ZHANGGU

寻常巷陌

镇江古街巷名掌故



镇江市城乡建设档案馆 编

章晓斌 主编 万迟 副主编

李赞扬 撰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常巷陌:镇江古街巷名掌故 / 章晓斌主编;李
赞扬撰;镇江市城乡建设档案馆编. —镇江:江苏大
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81130-960-7

I. ①寻… II. ①章… ②李… ③镇… III. ①地名—
掌故—镇江市 IV. ①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491 号

寻常巷陌——镇江古街巷名掌故

Xunchang Xiangmo——Zhenjiang Gujiexiangming Zhanggu

主 编/章晓斌

撰 者/李赞扬

编 者/镇江市城乡建设档案馆

责任编辑/李经晶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960-7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前 言

镇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 3000 多年,早在西周初期,镇江城内街巷即初显雏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人口的增多,城里的街巷规模逐渐扩大,鼎盛时达 400 多条。这些街巷名称各异,五花八门,许多街巷名称融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既反映了古城镇江特有的城市山林风貌,又体现出镇江的沧桑巨变。

城市的街巷地名蕴含着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闪耀着一个城市独特的内在品格和气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谭其骧先生曾说:“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曾经居住在这些大街小巷里的人们,对故乡有着永恒的记忆,永远磨灭不掉的亲切和热情。小巷里有童年的时光、母亲的呼唤、父亲的慈爱,还有祖母的故事……不管行多远,落脚于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无法忘记故乡幽深的小巷,更不会忘记它的地名。

如今的镇江城建高速发展,高楼林立,怎样保护和留住这些老街巷地名,保持古老城市的文化特色,是让许多人驻足思考的问题。老街巷地名是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对老街巷地名的历史沿革、文化内涵的探讨研究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因为它记载了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地名文化与其他无形的城市文化一起,构成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是城市公民的精神状态和意识形态,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

一座有着 3000 年历史的城市,不能没有典籍,不能没有诗词和故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的老街巷里不仅仅走出了宋武帝刘裕,还有数不清的

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等曾经为寻常巷陌的街坊邻居。

镇江市城乡建设档案馆多年来一直坚持用影像记录城市发展变迁的过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已系统拍摄了近 300 条老街巷的照片、录像资料。李赞扬同志是镇江市民政局退休干部，从事镇江地名调查和整理工作多年，曾经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地名调查，几十年间积累了大量的地名资料。退休以后，他把一些古街古巷的地名来历、历史沿革整理成文字。现今大家共同编纂《寻常巷陌——镇江古街巷名掌故》并正式出版，对宣传镇江历史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地名，一段不寻常的佳话……

老街巷地名是镇江人的脸，外地人的眼。它能激发我们对自己城市的热爱，能加深外地人对这个城市的了解，是我们应该开发利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极好资源。

一个地名，一段故事……

让我们品读《寻常巷陌——镇江古街巷名掌故》，记住这些古街古巷的故事，感受这个城市绵长、醇厚的韵味，让我们在自己的城市记忆中找到更多的心灵归属感，让镇江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变得更富朝气，更有活力。



目 录

宝塔路横街 麒麟巷	001
冰仓巷 外国坟	005
布业公所巷	009
北水关 南水关	011
板壁巷	014
白莲巷 腰刀巷	016
北固山下 大教场	019
八叉巷	022
城隍庙街	024
草巷	027
仓巷	029
曹家巷 花园巷	031
醋巷	033
丹阳码头 西柴院 溧阳码头 缸瓦厂	036
第一楼街	040
钓鱼巷	042
道署街	044
大孙家巷	047
打索街	049

大爸爸巷 小爸爸巷·····	051
得胜街 登仙桥·····	054
大夫桥·····	056
东坞街 西坞街 东坞巷·····	058
丁家巷·····	061
东河边·····	063
公估局巷 戡儿巷 银炉巷·····	066
鼓楼岗·····	068
观音桥巷·····	071
果子巷·····	074
火星庙巷·····	076
黄花亭 马场街·····	078
荷花塘街·····	080
九如巷 薛家巷 同鑫里·····	082
江上里 笪家大门·····	085
将军巷·····	088
靳家巷·····	091
剪子巷·····	094
酒海街·····	097
绿竹巷·····	099
粮米仓巷·····	101
磨刀巷·····	103
马棚巷·····	106
梅花巷·····	108
马家坟·····	110
南门大街·····	113

牌坊巷	115
七星巷	117
清真寺街 清真寺巷	120
千秋桥街	123
日新街	126
三阳巷	129
书场巷	132
梳儿巷	135
山巷 山巷底	137
石头巷	140
双井巷	142
宋官营 演军巷	144
三台栈巷	146
堂留巷	148
太保巷 小营盘	150
王家巷	152
王通事巷	155
万古一人巷	158
小刘李巷	160
小码头街	162
新河街 龙亭巷	167
下河头	170
西府街 南府巷	172
小门直街	174
小孟湖	177
斜桥街	180

仙鹤巷·····	182
杨家门·····	184
邮局巷·····	187
姚一湾 十八进·····	190
又新街·····	193
貽成巷·····	195
尤唐巷·····	197
东岳巷 广东山庄·····	199
义士巷·····	202
小江边街·····	204
中营街·····	208
镇屏街 镇屏山下·····	210
张家巷·····	213
招商局巷·····	216
附录:镇江片区名掌故	
城里 城外·····	220
大市口·····	222
丁卯埭 丁卯桥 丁卯街·····	224
花山湾·····	226
四牌楼·····	229
桃花坞·····	232
五条街·····	234
一人巷·····	236
银山门·····	239
镇江地名谣·····	242
镇江城里的“三山、五岭、八大寺”·····	244

宝塔路横街
麒麟巷

宝塔路横街掌故

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街，前北京图书馆馆长讲述了他在古街上的奇遇，非常惊险。

麒麟巷掌故

古祈园庵旧址。



➤ 宝塔路横街

根据地名调查,宝塔路在靠近老铁路的地方有个“祈园庵”(一说“祈园庙”),坐落在一个丁字路口,其山门前面有个宝塔形状的大香炉,山门两边山墙的砖雕是麒麟。于是一条巷子就取名宝塔巷(1936年民国政府拓宽宝塔巷,变成今天的“宝塔路”),一条巷子取名麒麟巷。

原来的麒麟巷在宝塔路南端,由4个小巷子组成。现在分别命名为东麒麟巷、西麒麟巷。

宝塔路2010年重修。重修后,一段变成宝塔路横街。

宝塔路横街在镇江城外,东至宝塔路,西至杨家门,东西走向,大约有400米长。

1982年,镇江市民政局举行老红军座谈会,征集20世纪30年代革命烈士的资料。我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向一些当年在镇江战斗过的老红军发出邀请,在被邀请的人员当中,有曾经担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的刘季平同志。遗憾的是这位革命老人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成行,但是他提供了一份和镇江有关的影印材料提及的是当年宝塔路、麒麟巷发生的轶事,在此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我被捕后,化名刘贯文,先关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厅看守所,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未讲出自己的住址,

后被送到苏州司前街的高等法院十字监(当时政治犯一般都由高等法院审理)。苏州监狱里有我们党的特别支部,我也接上了关系,并参加了监狱暴动的准备工作,但在法庭上亦未承认是共产党员,仅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由于特支在向省委写书面报告时被敌人发觉,其中有狱内领导机关和各纠察队负责人的名单,我是纠察中队负责人之一,所以不久就和其他一些同志(共30人,其中亦有管文蔚)被送到镇江军法会审法庭处理,但没有被关到镇江监狱,而是每5人一组被隔离在国民党江苏省会厅的各个派出机构里。我和黄子仁、郑廷桢、李会、马达等五人则被关在镇江麒麟巷一个专抓土匪小偷的侦缉队里(一个有三间厢房的小院子),敌人腾出一间宿舍给我们打地铺睡。

在我们五人中,马达(非党员)原姓贾,是当时武汉警备司令贾伯涛的兄弟,贾伯涛曾为他写信给江苏省会厅长请示酌加优待;而军法会审法庭又没有马上进行审理,看押人员也不知道我们的案情(那时国民党正对阎、冯、汪扩大会议派办理所谓政治犯特赦,我们就含糊糊地说,我们也是可能要被特赦的)。因此,我们在那里就比较自由,只铐脚镣,不锁门,院子又很小,外面有人接见,可直接到住处;平时也经常可以在其院中做些

工作。

去后不久,我们就认定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设法脱逃,并立即着手准备:由马达设法和一个经常站门岗的青年(记不清名字了)结成拜把兄弟;由我负责与外面联系,搞破坏脚镣的东西。我先托李会(原名陈政齐)的兄弟陈政同(他是由上海来看李会的)到上海找一个和我保持通信关系的叶平同志(叶平是代名,我原来误以为是一个叫叶岗的同志,后来才知道是徐一冰同志,现名徐明清,王观澜同志的夫人)搞硝镪水,未能成功。刚好在阴历年前不久,我的父亲来探望我,我就请他买了一把钢锉偷偷送进来。这时马达和那个青年结拜把兄弟的事也成功了,所以我们就正式决定趁阴历年初一(1931年2月17日)的机会行动。事先大家都把镣链中的一个锉开了一个缺口,用布条缠住(平时即有用布条缠镣的习惯),准备临走时把它拉断吊在两腿上走。马达也与那个青年约定,等年初一夜间十二点他上岗时动身,并带他一同走,保证由马达负责给他介绍更好的工作。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我记得曾经由黄子仁(苏州监狱特支委员之一)委托什么人去和关在另一处的特支书记(徐家瑾)联系过,特支传达说:“省委正在利用上海一个流氓头子的关系想办法营救我们,但是

靠不住;你们如确有把握,可自行设法逃走。”不过这次联系不是我负责的,其中细节已记不清。

年初一的白天,我们买了些酒菜吃,装得若无其事,只等夜间行动。不料到傍晚时,那个青年却动摇了,他不敢上班,称病请了假,却也没有告密。我们就决定当天不走,再想法做他的工作。但马达不服从决定,企图伺机个人行动(他怕万一那个人告了密,他的责任最大)。恰巧代站门岗的那个人跑到一个房间里吃东西,马达就立即穿过小院子走出了大门,我一看情况不对,就叫其余三个同志也赶快走,并首先跟随而出。大门是向北开的,我出了门,左二转弯,折而向南,跑过一条巷子(大概就是麒麟巷),走上由西站通向城里的马路。这条马路和铁路是平行的,中间隔着一堵矮墙,我先沿着墙脚向东走,刚跑了不远,就听到后面有人大叫:“犯人跑了……”“抓住了一个……”“又抓住了一个”,我立即翻过墙,沿着矮墙的南墙脚转而向西走,并打主意跨过铁路向南去。想不到这一段路身很低,路边又有阴沟,一脚踏下去落了空,就跌进了阴沟里。正在这时,有两个人也从东边不远处翻过墙来,沿着铁路经过我身旁向西走去,一路走一路叫:“有犯人跑过来吧?”并听到西边不远处有人回答说:“没有,没有。”(后来听熟悉镇

江地形的人说,那边就是黑桥)这两个人又转回来经我身旁跑过,沿铁路向南站走去。我因跌在阴沟里,天又很黑,未被发现,等他们走远,才过了铁路,爬上一个高坎,到了铁路南面。一直向南走到天亮,才经过一个叫康庄的地方,看见一个铁匠铺,里面坐着一个老铁匠。我跑过去请求老铁匠帮我取下脚镣。巧的是在逃离监狱的时候,我拿错了长衫,把马达的那件衣服套在身上了。我顾不得许多,从口袋里摸出二块银圆,塞到老铁匠的手里。老铁匠立即到里屋叫来了一个小帮手,二人合力,很快卸掉了我的脚镣。即是一九三一年的大年初一。走到赵声纪念亭,休息了一会,又到了附近一

个坐南向北的庙里(好像记得叫竹林寺)弄了点东西吃,然后又越过一个小山头,折而向东南走到天黑,到达一个小车站附近。我以为离镇江已经很远了,一问,这里叫渣泽,这只是镇江南站以东的第一或第二站,我想坐火车,又怕被人看穿,想继续走,又已精疲力竭,一个人坐在车站后面不远处一个小树林里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走进了车站,未遇到任何阻拦,就乘当晚最后一班车到了常州(这班车只到常州为止)。第二天(阴历正月初三)清晨六点钟,又乘常州到上海的一班车到了真如(从真如下车,是防备镇江派人到上海北站侦候),由真如乘公共汽车到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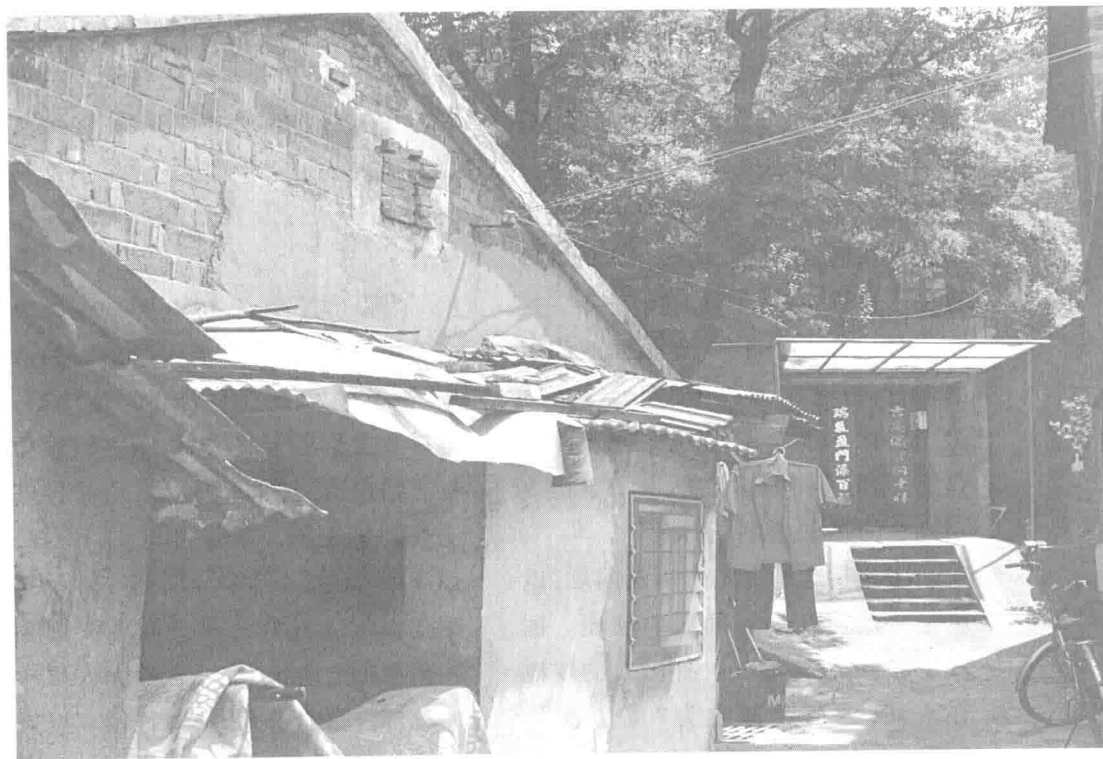
冰仓巷
外国坟

冰仓巷掌故

古代镇江城储冰的地方。

外国坟掌故

清代侨居镇江的外国人的墓园，他们的墓碑后来改成革命烈士的墓碑。



➤ 冰仓巷

冰仓巷在镇江城外京畿岭,据说此地曾经是一个储藏冰块的自然地下仓库,这就是冰仓巷的地名来历。

储冰,曾经是老镇江的一个行当。中国人使用冰来保鲜食品的历史非常久远,古籍《周礼》就记载着古人使用“冰鉴”来保鲜食品,并且有实物出土。与此类似的记载,《吴越春秋》中也有。

《镇江市志》记载:民国34年(1945年),严惠宇创办了四益农场,设备牧部饲养牛羊及销售牛奶。其实,晚清镇江已有牛奶房。时下,冰箱、制冰机已成寻常之物。在古代,制冰是在冬季,或割取冰块贮藏在冰窖里,或把水引进“荡田”,凝结成冰块,然后贮藏在冰窖里,其经营行业称为“冰房”。夏季,冰房所贮藏的冰块供应给餐饮店、海鲜店,用于冰冻鱼虾等食品。1887年(清代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六日)《申报》有载:出镇江西门附郭而行,见有茅屋萧疏,人烟冷落之处,是曰“牌湾”,穷苦小民皆于此托足焉;路侧有牛奶房数椽,比邻系甬人所开之洗衣作,东首为冰房。

冰仓巷这地方先前叫外国坟,也就是侨居镇江的外国人的坟地。据我了解,镇江还有一处外国人的坟地在南郊,老百姓称之为“鬼子坟”。《镇江市志》记载,唐宋以来,镇江就是对外交往口岸。唐代日本高僧空

海,元代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明代日本画圣雪舟等都曾游历过镇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确定处于长江中下游的镇江等3地开为商埠。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英国在镇江设立租界,后建领事馆于云台山麓。由于租界和领事馆的设立,清政府在镇江设立了交涉署,后改称交涉局,初由常镇通海兵备道(简称常镇道)道员兼任交涉员,后改派专人担任,负责管理对外事务和处理涉外事件。

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4岁就被担任传教士的父亲带到镇江,一直到18岁才离开,她在镇江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资料称她的母亲以及亲友等多人都葬在镇江。

“鬼子坟”毁于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活动,当时公墓大门镶嵌的铁皮、铜条、门环等金属饰物均遭洗劫,墓碑上古铜色金属嵌条、十字架教会标志物也遭到砸拆的厄运,全被投进土高炉炼钢铁。1965年8月17日,镇江市人民委员会第122号文件批复镇江木材建材分公司:“同意拨用小铁路巷东土地3.8亩(含外国人坟地0.773亩)基建仓库”,“墓地树木损失折价处理”给看墓人。木材分公司遂直接平坟,建成现存的平房仓库,即

为今冰仓巷2号。数十块大小碑石装上卡车运往钢铁厂后面的旷野,还有一部分丢弃在南郊野外。

1982年,我在镇江烈士墓陵园发现许多烈士碑的背面竟然刻着外文,这让我非常吃惊。经了解,才知道镇江烈士墓建于1966年“文革”初期,当年为了赶建烈士墓,有人建议把“鬼子坟”“马家坟”等地的松柏移到现在的北固山前峰,把“洋鬼子”的墓碑改成烈士的墓碑,这就是烈士墓墓碑背面外文的由来。这里面会不会有赛珍珠母亲的墓碑?我非常的好奇,于是拍了一些照片,还花费许多时间把墓碑背面的外文拓印下来,最令我吃惊的是一块碑上竟然刻写着1377的纪年,那应该是明代初期。我把这些拓印下来的外文送给我母校镇江师范的外文老师,希望他们能够破解出这些文字的秘密,同时还把这些资料送给了镇江的赛珍珠研究者。

最可惜的是,在国家富裕以后,一些人发起重建纪念碑、重建纪念馆、重建烈士墓的活动,所有的烈士墓碑已经换成进口的花岗石,那些刻有外文 of 烈士碑现已下落不明。今天我作为一个老民政局干部,记录下这些作为“鬼子坟”地名的掌故。

附记

赛珍珠所撰书文中10多处写及

她亲人葬于镇江的轶事。这里摘录2处:

葬礼于次日(笔者注:1921年10月22日)举行。那是个灰暗的秋日,淅淅沥沥地下着秋雨。一支小小的送葬队伍走下山坡,穿过山谷,来到那个小小的带围墙的白人公墓。噢!那些异国他乡土地上的白人公墓是何等凄凉啊!我那襁褓中早夭的哥哥(笔者注:应为弟弟,1899年卒,可能是错译)几年前就是葬在这儿的。在我们来给他送花时,我和母亲常常就是走在那些墓地小径上的。那些墓碑上的诗文我都能背下来,那儿最早的几个坟墓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那长满苔藓的坟墓下,是三个国籍不明的白人水手的尸骸。我至今犹记刻在他们三人合碑上的那首诗:“世间过客乱纷纷,昔日我亦过路人;而今我先下黄泉,明日来此轮到君。”

然而母亲看到的却总是那众多婴幼儿及许多死于分娩的妇女的坟塋。记得她拒绝看一位著名英国传教士坟墓上的高大的石碑。那个传教士葬在一块舒适的土地上,他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她们及其几个孩子就葬在他的周围。

“这老混蛋!”母亲愤愤地骂道。

但是,我们也把母亲送到这儿来长眠了。唯一使我高兴的是,不管怎么说她的墓位于一个空空的角落里,

那儿有阳光,还有攀沿在高大的砖墙的缝隙间的野生紫罗兰。

我母亲的墓在镇江的洋人公墓。公墓很有些年头了,还建有一座木质大门。公墓离金山不远,但也不很近。

很多西方人都葬在那里。母亲的墓地也有墓碑,上面的名字是凯丽·赛顿斯特里克。在这同一座公墓里,进大门的左首是我哥哥和姐姐们的墓。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克莱德、埃迪斯和莫德。(还遗漏阿狄——笔者注)